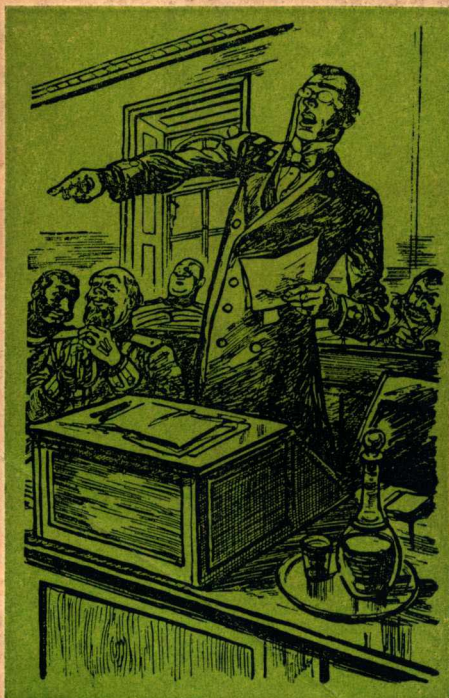


書叢學文光晨

薩基斯夫也受斯陀
譯 遺 之 濟 耿

IV



卡拉馬助夫兄弟們



晨光文學叢書

趙家璧主編



上海晨光出版公司發行

上海四川路一二五號

版初月十年七四九一

印翻得不權版有本譯翻

元十二百一幣國價定部一冊四本裝平

卡馬拉助夫兄弟們

俄國·費奧多爾·陀斯妥也夫斯基作

耿濟之自俄文全譯

插圖者：威廉·夏遜

第四部



F. Dostoyevsky:
The Brothers Karamazov

目錄

第四部

第十冊 男孩們

第一章 郭略·克拉騷脫金……………三三六

第二章 小孩子……………三四三

第三章 小學生……………三五三

第四章 舒遲卡……………三六八

第五章 在伊留莎的牀傍……………三八〇

第六章 早熟……………四〇五

第七章 伊留莎……………四一七

第十一冊 伊凡·費道洛維奇

第一章 在格魯申卡家裏……………四二四

目

錄

1

第二章	病足·····	四三九
第三章	小鬼·····	四五四
第四章	讚美詩與祕密·····	四六六
第五章	不是你！不是你！·····	四八九
第六章	和司米爾加可夫初次相面·····	五〇〇
第七章	再訪司米爾加可夫·····	五一六
第八章	和司米爾加可夫三次及最後一次的晤面·····	五三一
第九章	伊凡的夢·····	五五七
第十章	「這是他說的！」·····	五八六

第十二冊 司法的錯誤

第一章	運定的日子·····	五九六
第二章	危險的證人·····	六〇六
第三章	醫生鑑定和胡桃一磅·····	六二一
第四章	幸福對米卡微笑·····	六二九

第五章	突來的災難·····	六四四
第六章	檢察官的演說——性格描寫·····	六五九
第七章	歷史的觀察·····	六七三
第八章	對於司米爾加可夫的研究·····	六八一
第九章	各式的心理——飛躍的三套馬車——檢察官演詞的終結·····	六九五
第十章	律師的演詞——兩頭の木棍·····	七一三
第十一章	沒有金錢——沒有劫財·····	七一九
第十二章	也沒有殺·····	七二八
第十三章	思想的竊取者·····	七三九
第十四章	農人們立定脚跟·····	七五〇

尾 聲

第一章	救米卡的計劃·····	七六二
第二章	剎那間虛說成爲真實·····	七七〇
第三章	伊留莎的殯葬——石傍的演詞·····	七八二

第十冊
男
孩
們

第一章 郭略·克拉騷脫金

十一月初。我們這裏的溫度表已降到零點下十一度：隨着結了霜凍。在結凍的田地上，夜間落了不多的乾雪，「乾澀，尖銳」的風把它舉起，在我們小城裏沉寂的街上掃來掃去，而在菜市的廣場上掃得最爲厲害。早晨是模糊的，但雪已止住。離廣場不遠，波羅脫尼闊夫小鋪附近，有一所小小的，內外都很整潔的房子，是官員的寡妻克拉騷脫金的產業。省署的秘書克拉騷脫金本人早已故世，差不多在十四年以前，但是他的寡妻，三十歲的，至今還很美麗的女太太，却活在那裏，住在那所清潔的房子裏，靠「自己的資本」度日。她的生活是純潔的，膽怯的，具有溫柔，還很快樂的性格。丈夫死的時候，她祇有十八歲，同他祇住了一年左右，給他生下一個兒子。從那時起，從他死的時候起，她專心致力於教育她的遺腹子郭略。十四年來，她固然深深地愛他，但是爲了他所受到的痛苦比所感到的快樂是多到不可比擬，幾乎每天抖擻着，害怕着，惟恐他生病，遭涼，過分淘氣，爬到椅上跌下來等等。在郭略入小學，以後又升到初級中學的時候，母親連忙同他一齊研究各種科學，以便幫他的忙，和他一塊練習功課。她又跑去和教師們和他們的太太們結識，甚至去和郭略的同學們親

熟，恭維他們，爲是不讓他們碰一碰郭略，還不讓他們笑他，打他。她這樣一來，反使那些男孩們藉着她的原因當真取笑他，起始逗他，說他是母親的愛子。但是這男孩是會自己保護自己的。他是一個勇敢的小孩，「太有膂力。」他的名聲在課堂裏飛越着，很快地確立起來。他舉動靈巧，具有固執的性格，膽壯而且富於進取的精神。他的功課很好，甚至發生一種傳說，他的算學和世界史可以打倒教師達爾達涅洛夫。這男孩雖然仰起鼻子，高傲地看望衆人，却和同學們，感情很好，不露出目空一切的樣子。他對於學生們的尊敬視爲當然，但仍抱着友善的態度。主要的是他知道分寸，在相當的時候會自行克制，對待尊長從不越過某種最後的，禁制的界線，過了這界線過失便不能予以容忍，變成搗亂，反抗和不法行爲了。他也極不辭於遇到一切方便的機會的時候洩氣一下，洩氣得像最小的男孩，不僅洩氣，還要做出一點小聰明的事情，奇怪的行爲，弄出些「特別的喝采，」漂亮玩意，露出一露臉。主要的，他是很自尊的。他甚至把自己的母親也放在服從他的人們一起，用近乎暴虐的態度對待她。她也肯服從，早就服從了，祇是無論如何也不能忍受下一個念頭，那就是這小孩「不大愛她。」她不斷地覺得郭略對她「還有感覺，」她時常流着歇司底里性的眼淚，起始責備他的冷淡。男孩不愛這個，人家越對他要求心臆的抒發，越好像故意不顧就範。但是這情形的發生在他並非由於故意，却是不由己的，——他就是這樣的性子。母親是錯誤的：他很愛他

的母親，但是不愛「犢牛般的溫柔樣兒」，他用小學校內的特用語言如此的表示。父親死後留下一隻書櫥，裏面存放幾種書籍；郭略愛看書，裏面有幾本書已經自行讀過。母親並未引爲不安，有時祇覺得驚訝，何以一個男孩不去遊戲，却在整整的數小時內站在書櫥傍邊，讀一本什麼書籍。因此郭略讀到了一點在他的年齡下還不能讓他讀到的一點東西。在最近的時候，雖然他並不愛在淘氣的行爲裏越過一定的界線，但是起始做出一些使母親嚇得非同小可的頑皮行爲，——固然不是什麼沒有道德的，却是兇狠的，胡鬧的。那一年夏天放暑假的時候，母子兩人動身到七十俄里外的縣裏一位遠親家裏去盤桓一星期，這位遠親的丈夫在鐵路車站上服務，（就是伊凡·卡拉馬助夫一個月以後從那裏到莫斯科去，離我們的城市最近的那個車站。）郭略起始先精細地看好了鐵路的情形，研究裏面的一切規矩，明白他回家以後可以在初中的學生中間，藉此眩耀他的新知識。恰巧當時在那裏還有幾個男孩和他湊合上了；有些住在車站上，有些住在隣近地方。這些青年人物，年紀從十二歲到十五歲，一共聚成六七個人，內中有兩個也是從我們的城裏去的。這些小孩們在一起遊戲，淘氣。在車站上住下後的第四天或第五天，這羣愚蠢的青年人中間成立了一個太不像話的兩個虛布的東道。事情是這樣的：郭略在大家裏面差不多是最小的一個，因此年長的人們有點加以輕視。他由於一種自尊心，或是由於無可原恕的勇敢，自行提議他可以在夜裏第十一號列車經過的時候，直

僵僵地躺在軌道中間，一動也不動地一直躺到火車加快着速率，在他身上滾過。固然也曾作過一番預先的研究，發見在軌道中間直展地，壓平地躺着確是可能的，火車自然可以飛越過去，撞不到躺着的人。但是躺在那裏的滋味是够瞧的！郭略堅決主張他可以躺下去。起初大家笑他，稱他爲說謊的人，說他吹牛皮，這更加煽動他。主要的是這些十五歲的孩子們對他太爲傲視，起初甚至不願把他認爲同伴，却當作「小人」看待，這使他感到難堪的侮辱。因此決定晚上動身到一俄里路以外的地方，爲的是火車從站上開出去以後可以開足速率地行駛起來。小孩子聚集在一起。一個沒有月亮的夜裏，並不是黑暗，竟是烏黑的夜。到了相當的時間，郭略躺在軌道中間。其餘五個賭東道的人在道傍土堆下面樹樑裏等候着，起初沉住心，以後帶着恐懼和後悔。從站上開出的火車終於在遠遠裏發響了。從黑暗裏熠耀出兩隻紅燈，挨近過來的怪物轟轟地響着。「快跑，快離開軌道！」——嚇得要死的男孩們從樹樑裏對郭略呼喊，但是已經晚了：火車跳了過來，飛駛過去了。男孩們跑到郭略面前：他動也不動地躺在那裏。他們起始搖撼他，把他抬起來。他忽然自己立起來，默默地從沙堆上走下來。走下來後，他宣布他是故意躺在那裏，似乎失了知覺，想嚇唬他們，其實他果真是失了知覺，在過了許多時候自己對他的母親說的。因此，「兇狠的人」的名聲便永遠釘牢在他的身上了。他回到車站上的時候，臉色慘白得像一塊布。第二天上，得了輕微的，神經性的寒熱，但是

精神上十分快樂，高興，而且滿意。這件事情並沒有當時發覺出來，却在回到城裏以後，在初級中學裏傳播開來，達到了校長的耳朵裏去。郭略的母親連忙跑到校長那裏替她的孩子求情，結果是那個受人尊敬的，有勢力的教師達爾達涅洛夫出來替他說話，給他撐腰，事情纔算混過去，好像並無其事似的。這個達爾達涅洛夫是獨身人，歲數不老，多年熱烈地愛戀克拉騷脫金夫人，一年以前，曾有一次用極恭敬的態度，由於驚嚇和微妙的感覺死沉着心，冒昧地向她求婚，但是她一口回絕，認允諾爲對他的小孩的變心，雖然從某種神祕的徵象上看來，達爾達涅洛夫甚至也許有一些權利可以幻想這位美麗的，却太貞節而且溫柔的小寡婦並不十分討厭他。郭略瘋狂的淘氣似乎破開了堅冰，爲了他的居間調停，達爾達涅洛夫取得了有希望的暗示。固然希望是遼遠的，然而達爾達涅洛夫自身就是純潔與優雅的儀型，所以在他的幸福的完滿方面，暫時是十分滿足的了。他愛這小孩，雖然他認對他奉承是低卑的行爲，所以在課堂裏對他十分嚴厲，而且苛求。但是郭略自己永遠和他隔着相當的距離。他的功課預備得很好，全班裏考第二名，對達爾達涅洛夫也頗嚴峻，全課堂的學生堅信郭略對於世界史一科極有把握，可以「打倒」達爾達涅洛夫本人。實在的，有一次郭略問他：「建立脫羅邑的是什麼人？」達爾達涅洛夫單祇回答關於一般的民族的狀況，他們的行動和移植，又講到時代的深遠，和神話的傳說等等的事，但是對於究竟誰建立脫羅邑，究竟是什麼人，

却不能加以回答，甚至認這問題有點空閒而且不能成立。然而學生們深信達爾達涅洛夫不知道建立脫羅邑的是什麼人。郭略從他父親遺留下來的書櫥內保存着的司馬拉格道夫的書內，讀到關於建立脫羅邑的人們的歷史。結果是甚至使所有小孩都生出興趣：究竟誰建立脫羅邑的，但是克拉驪脫金不肯宣布他的祕密，於是行家的名聲便無可搖撼地留在他身上了。

在鐵路上的事件發生以後，郭略對母親的關係有點變動。安娜·費道洛夫納（克拉驪脫金的寡妻）得悉了她的小兒子的那番武功以後，驚嚇得幾乎發瘋。她犯了可怕的歇司底里病，數日內間歇地發作，使害怕得十分嚴重的郭略對她發出真誠的，高貴的誓約，以後決不再發生相類的淘氣行爲。他跪在神像面前賭咒，而且以父親的遺念爲賭咒，這是依照克拉驪脫金夫人的要求。那個「勇敢」的郭略自身也由於「情感」而哭得像六歲的小孩。母子兩人整天內互相擁抱，抖擻地哭泣着。第二天上，郭略醒來，照舊是「無感覺的」，起始更加沉默，謙遜，嚴厲，而且凝慮。固然在一個半月以後，他又陷進一個淘氣的行爲裏，他的名字甚至被我們的地方法院的推事所知悉，但是這淘氣行爲已經屬於完全另一類，甚至是可笑而且愚蠢的，後來查出來，也不是他自己做下的，祇是被牽涉進去罷了。關於這件事以後再說。母親繼續戰慄着，而且感到痛苦，而達爾達涅洛夫則隨着她的驚慌程度的加深，更加懷蓄着一種希望。應該注意到的是郭略已經瞭解，而且猜到達爾達涅洛夫在這方面的心理，

顯然深刻地爲他的這種「情感」而輕視他；以前他甚至曾在母親面前不客氣地表示這輕視的態度，遠遠地對他暗示他瞭解達爾達涅洛夫要達到的目的。但是在發生了鐵路上的事件以後，他變更了對於這件事情的行爲：不再作任何暗示，即使是極瞭解的也沒有，同時當着母親面前起始對於達爾達涅洛夫作恭敬的批評，這立刻使敏感的安娜·費道洛夫納取得瞭解，在心內發出無窮的感謝，但是祇要有一個什麼不相干的客人對於達爾達涅洛夫說了一句偶然的話語，如果有郭略在身傍，便會忽然羞慚得滿臉通紅，像一朵玫瑰。郭略呢，在這剎那間會蹙緊眉峯，向窗外看望，或者審看他的皮靴是不是需要上油，或者兇狠地叫一聲「潘萊茲汪，」一隻極大的茸毛的，污穢的狗，在一個月以前忽然不知從那裏弄了來，拖進屋裏，也不知爲什麼原因嚴守祕密，藏在屋內，不肯給同學裏任何人看一看。他努力馴服牠，教牠各種玩意和學問，把那隻可憐的狗弄到他不在家，到學校上課的時候竟汪汪地吠叫，等他回家以後，便歡欣得尖叫，發瘋似的跳躍，侍候着他，仰倒在地上，假裝死去，一句話，做出一切教牠的花樣，而且並非由於人家的要求，却單祇爲了牠的歡欣的情感和感謝的心臆的充溢。

順便說一句：我竟忘記提記，郭略·克拉騷脫金，就是被讀者已熟悉的那個男孩伊留莎，退職的上尉司涅基萊夫的兒子，爲了小學生們罵他的父親「毛帚，」替他父親復仇，用裁紙刀戳中大腿的那個小孩。

第二章 小孩子

在十一月冰凍的，厲風的早晨，男孩郭略·克拉騷脫金坐在家裏。那天是星期日，沒有功課。已經打了十一點鐘，他有一樁極緊要的事情，「必須出門，但是家裏祇剩他一人，他絕對地成爲這房子的保護者，因爲所有那些年長的住客爲了一樁緊急的，古怪的事情全都出門去了。寡婦克拉騷脫金的房子裏，除去她自己居住的一個寓所以外，隔着外屋還有唯一的一所小住宅，共有兩間小房，出租給一位醫生太太和她的兩個年幼的子女居住。這位醫生太太和安娜·費道洛夫納同歲，是她的要好的朋友。醫生已於一年前出門，起初到渥連堡去，以後到搭士根特去，已經有半年得不到他一點信息，假使不是同克拉騷脫金夫人的友誼使這被遺棄的醫生夫人的憂愁稍爲減輕一些，那末她根本就要憂愁得流淚不止。但是在所有這些命運的壓迫之外竟還發生了這樣的事，那就是昨天夜裏，禮拜六的夜裏，醫生夫人的唯一的女僕卡鄰德納忽然完全出乎她太太的意料之外，對她宣告打算在早晨生養一個小孩出來。怎麼會沒有人預先覺察出，對於大家這真是一樁奇蹟。驚愕不置的醫生夫人想到在時間還有充裕的時候，把卡鄰德納送到一個在我們小城裏特地爲這種事情而設備的機關裏的助產

婦那裏去。因為這個女僕她很寵愛，他便立刻履行了自己的計劃，自己送了去，還留在她身邊。到了早晨，爲了什麼原因，必須由克拉騷脫金夫人作友誼的參與和協助，因為她遇到這種事情，可以求求人家，設法請托一下。因此兩位女太太都已出門，而克拉騷脫金夫人自家的女僕阿格菲亞上菜市去了。所以郭略成爲暫時的「小把戲」的保護人和看守人，這「小把戲」就是醫生夫人的男孩和女兒。郭略並不懼怕看家，而況還有潘萊茲汪在身邊，他吩咐牠在前屋的長椅底下靜伏着，「不許動一動。」郭略在屋內踱走着，每次走進前屋的時候，牠總要把腦袋抖動一下，尾巴朝地板上作兩次堅定而且帶着奉承的意味的叩擊，但是可憐得很，沒有發出招喚的嘯聲來。郭略威嚇地朝這不幸的狗看了一下，牠立刻靜下去，作出服從的僵死的姿勢。最使郭略不安的也就是那兩個「小把戲。」他對於卡答隣納的偶然事件自然抱着極深刻的輕視，但是他很愛兩個孤獨的小把戲，已經把一本兒童書籍送給他們去看。娜司卡是年長的女孩，年紀已有八歲，會讀書，至於那個小把戲，七歲的男孩郭司卡，很愛聽娜司卡讀書。克拉騷脫金自然可以和他們玩得有趣些，那就是把他們兩人放在身邊，起始同他們作兵士的遊戲，或者在各屋內捉迷藏。這事他以前做過好幾次，而且並不以爲厭惡。在課堂裏有一次甚至傳揚出來，說是克拉騷脫金在自己家裏和小房客們做跑馬的遊戲，扮做一匹傍套的馬，側頭跳躍，但是克拉騷脫金驕傲地閃躲這種責備的話，表示『在這年代』和年齡